

马公一浮与吾乐人士交游录

■张炳勋

马公一浮怀才负奇，昌明国粹，为一代儒宗。今值公一百四十周年冥诞，念吾乐不乏磊落峻特之士，向于马公倾葵甚切，爰将其交谊略述于后。

黄式苏先生

黄式苏先生（1874—1948），一字仲荃，别署胥庵，后改名迂，系清举人。曾任浙江省谏议局议员，与议新政。嗣瑞安孙公仲容总理温处学务处，邀助学务，未久调任温州师范学堂监督。民国后曾任浙之遂安，闽之泰宁、宁德知事，承繁苛之政，抚凋疲之民，年末五十，须发皆白，省长李培之考核成绩，有“勤政爱民，颂声交作”之褒，后粤师入闽，又南军压境，导发战端，为免生灵涂炭，遂自请解官。一旦拂衣，家仍四壁。复去杭州依人橐笔，以求温饱。

先生寝馈于诗，自号“诗淫”。又有“嗜苏”之癖，顾其名“式苏”，实含以苏东坡作式之义也。其诗上窥宋贤风韵，造语清腴，寄情绵邈，但不傍门户，自成一家风调。近代诗坛巨擘陈衍

编写《石遗室诗话》及《近代诗钞》均收录其诗作。

其居宅邑西皋园，取名“慎江草堂”，盖瓯江一名慎江，抒爱乡之情。后竟寓杭，风雨萧寥，大伤遐阻，回首家山，逐鹄声断，羁縻离情，谁能遣此？遂乞马氏书额，见之于诗：

乞马君一浮书“慎江草堂”四字，除夕张之寓壁，口占一绝

珍重求书意亦痴，十年来未办山资。草堂自笑今何在，独坐空斋自祭诗。

上榜额书于民国丁卯（1927），及抗战起，先生年逾花甲，避寇迁地魂悸，遂动归思。觅静里居，珍护题额，悬于室中，兼念故人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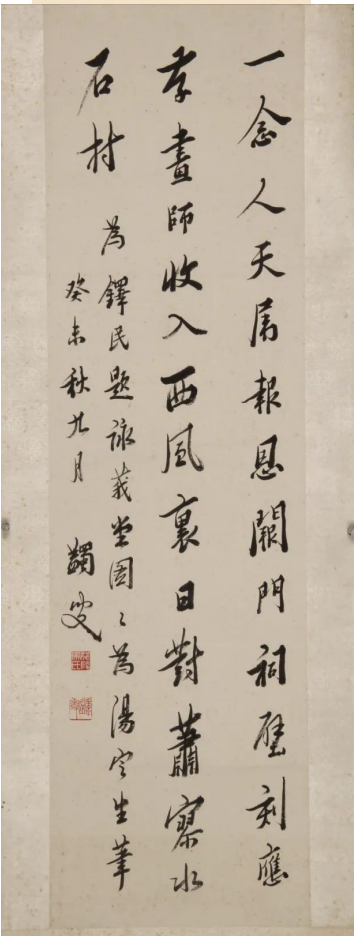
在前甲子（1924），其曾梓行《慎江草堂诗》，扉页由马公赐题，乃遭世变，早逐飞烟，惜哉！



马一浮先生像。



祥云庵遗址（门楼）。张朋强 摄



马一浮为朱镜宙咏莪堂题字。

仇允清先生

仇允清先生（1891—1967），字约三，号北崖，曾就读厦门大学，继赴法勤工俭学。归国后上委派为国民党乐清县党务指导员，兼任组织部长。其思想新颖，倡建“捣神团”，于破除迷信甚力。旋调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，愤小人掣肘，转于杭筹办“农垦酱品厂”，未久歇业。家居躬兴教育，倡设“雁荡战时补习中学”，继更名为“私立淮南中学”，一度代理校长。后被推举为县参议会参议长，然大波轩然，遂拂袖归。幸秉仁心，早以医济世，著有《北崖痼疾论》《北崖肺炎论》。

其力学穷探，冥心妙语，为马公入室弟子，特辟一室供公像及其手迹，日必一瞻仰，月必藏书迭问讯，或献物品，孺慕之思，有餘味焉！今录公之赠作（节选）：

寄题仇北崖祥云庵
北崖得雁荡一峰曰“祥云”，将卓庵隐居，书来乞题，并图其山形，奇诡可喜，

为此作以贻之。
忆昔曾窥“肘后方”，山居养性君能详。但寻种药孙思邈，不羡还丹魏伯阳。绿萼紫萼看盈亩，相逢何必论空有。湖水应怜劫后灰，辙还已类丧家狗。峨眉雪冷巫峡高，岷江砥海不通潮。书来且喜嘉山在，云外蒲团早见招。公之《岁暮有怀诸故旧》七律廿首，内第八首怀仇氏，时民国壬午（1942），诗云：

雁山一月一书来，听瀑看云日几回。料理囊书勤晒药，苍松勿遣傍门栽。

其唯尊师尽礼为务，偶有所作，得公匡弼，致念师恩不置，以夏瞿禅教授一九四五年七月三日日记证之：

早约翁来，谈至午后去，多涉一浮先生事，有感于不枉见面一番之语。

当此四境烽燧，仇氏与同仁衷心絮等，殷乞公来雁荡避乱，并登坛讲学，学子必翕然风从，为名山生色，惜终未果。

吴天五先生

吴天五先生（1910—1986），原名艮，后更名匏，别署鹭山，盖居处屏山，林栖鹭鸶，洁白如雪，殊添佳景，称曰“鹭山草堂”。

其笃志教育，曾任温州中学、浙江师范学院等校教职。持身之谨，跬步不苟，偏运交华盖，于1957年被贬，归居垓下，长达十九年，适与苏武牧羊年数相同，故以苏武自比，临去留题有句云“看羊自是泽雁分，不恨吞毡恨转蓬。”

先生困而益厉，钩稽发微。著有《周易学》《读庄十札》《杜诗论丛》《读陶丛札》《光风楼诗话》《光风楼随笔》等多种。不才仰止弥深，曾邮呈奉赠拙作录一：“释易注经苦自持，无端一炬世谁知。千秋应验尊人句，有用文章不平时。”蒙垂青眼，复玉署名“匏”，惜先生殆如匏瓜也哉，系而不用。后遇清明，可显所晦，乃景道桑榆，病逝陋寓，归葬家山，吟魂得其所哉！其大著由卢礼阳、方韶毅两君编校，名曰《吴鹭山集》上、下两册，列为《乐清文献丛书》第二辑，惜其及身不得见矣！

其著有《停云录》，取名源自陶渊明《停云》诗自序“停云，思亲友也”，俱为怀人之作也。内述及马公者共十九则，关于公文章学术、气节品谊，又蒙公殷殷垂问等情事，特恭录，藉志不忘。

马湛翁（一浮）貌丰而神清，一见面知为有道人也。予初访于湖上钱王祠侧之寓斋。时翁午睡方起，卷帘对客，万千潇洒。西湖天下景，固不可无此名士。

予以言事获咎，仓猝南归，绝未与旧识相闻，谢邻见告，近晤马湛翁，辄问鹭山今在何处。一语齿及，寃逾百朋。殊

可感也。

湛翁喜昆曲，与予有同好。昔尝邂逅于杭州剧院。一日，昆曲名演员俞振飞莅杭演出，予往观，时剧幕未启，而湛翁早已鹄候在门矣，其兴会可知。是日随翁同观者，有蒋苏庵夫妇及汤家女。

湛翁论学尽有儒家气象。如云：“布衣穷居，虽不得位，而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在是焉。”又谓：“圣人视履尊位与畎亩同，视配天享帝养圣贤资万民与饮食之道同，视天下之人归之与深山木石同。会得此者，可以为周公，可以为孔子，始可与言时义。”

湛翁亦擅诗词，工力深到。予最爱其《西溪赏芦花》七律云：“迷空绝色两无端，带壑襟邛暂得看。岂有鱼龙留沼泽，并收天地入荒寒。云连旦暮知风怒，鸟入榆枋避弋难。楼外百城烟水阔，何人一叶老渔竿。”气象甚高，在少陵东坡间，当为蹶齿斋诗压卷之作。

湛翁工书法，初从章草入手，笔多隶意，颇似沈寐叟。晚年脱去蹊径，自成一家。有同月臂上人（李叔同，即弘一法师），近时书法谁最胜？月臂曰：“当推马湛翁，为海内第一。”其见许如此。

牛蛇之厄，湛翁亦不能免。所居蒋庄，日受搪突。时翁年已八十六，衰惫不堪。寻患下血甚剧，湫尔委化。身后诸事，皆赖汤家女为之料理。其遗稿必甚多，今亦不知散落何处矣。

幸海宇澄清，大雅犹存，经浙省文史馆及有关部门通力合作，于公大著拾遗坠坠，终梓行六卷三百万字《马一浮全集》及《马一浮书法集》《儒宗文翰—丁敬涵捐赠马一浮先生遗墨选》等，洋洋大观，蔚为瓊宝也。

南怀瑾先生

南怀瑾先生（1918—2012），稟海涵地负之才，包举万象，衷中参西，博大精深，著述煌煌，风行寰宇，树名山万世之业焉。其于1987年答杭州大学周采泉先生（系省文史馆员），首段选录于后：

先生抱谦下问，有关马一浮先生自号蠲叟之义，乃出佛经及老子，佛说：人生之色身，如海中之浮沤，若存若浮，毕竟无常。但能放下念虑，即可还吾本来清静。蠲字与损字义通。如老子所谓“为学日益，为道日损，损之又损，以至于无。”

又述及其与马公交往之一节，併录于后：

据我所知，马先生有时自署“一泓”，但不多见耳。昔年曾访马先生于乐山乌尤寺复性书院，承其谦抑自牧，大开中门迎接。但谈次未及询其名号之由来，盖彼此均输心禅佛，想当然耳。是否有当，务请高明查审。

马先生百年纪念，以悬隔海外，事前一无所知，亦未见其纪念册，蠲戏斋诗集，曾囑台湾自由出版社印

过，今不知尚存否？

此外，曹志旦先生偕同志于明伦堂揭白旗宣布光复，电达浙省邀准，委为民事长，首倡之功，致秩序大定，越三日浩然辞去，弥仰高厉之节。继举其为大荆区官，下乡勘查被匪所害。耗至，莫不凄咽下泪。其著述《耕心堂日录》《耕心堂答问》，即由马公题署，此又一文字因缘也。又吾乐明朝以文章名世高士李经敕，某次雅集赋《暮春载酒》用归字韵，其捷才先成，中有“园林变色樱桃熟，时序无言燕子归”句，咸为搁笔。兼工书法，有遗墨藏于温州图书馆，后并乞马公题跋，系有一诗，珍逾琼瑀。今恭录殿之：

题李后峰诗卷
乐清李经勅，字明典，号后峰，明季高士。能诗善书，居雁荡山麓北阁，何白丹丘为作传，称雁荡有南北二阁，南阁章氏，北阁李氏，并世有文学，后峰尤长于诗。卷为永嘉方岩介堪所藏，逸品也。

雁荡云封两阁荒，诗人笔底富山光。行间恐有龙蛇蛰，收入江心寺壁藏。

张烈先生

张烈先生（1883—1976），字贞箴，号云雷。早年留学日本，先后加入同盟会、光复会，继至爪哇，振铎于中华学校，与苏曼殊同事，有诗词往还。后回国抵沪上，柳亚子特来聚晤，故多接时流，加入南社。光复后膺首届国会议员，昌言时政，鼎新救弊。乃巨奸盗国，襄助友人黄溯初接办《时事新报》，与主笔张东荪交笃，大张挞伐，复助蔡锷兴师反袁，颇著功迹，曾任总统府顾问、谏议。终慨神州板荡，大道难行，顿萌超尘之念，皈依印光大师为弟子，法名师宏。

先生于民国壬戌（1922）归隐故里，一意礼佛，与胡天仆居士等创设

“乐清居士林”，坐落乐邑虹桥南杏，巍然兀立，乞马公题额，妙相庄严，纷来膜拜。又大殿柱联亦出马公大手笔，联云：

三界无安犹如火宅；一心不乱即证菩提。

林中还开办学社，邀诸硕宿讲《春秋》等，一庇诸生，大植其基。每日梵呗方息，而文史继之，琅琅书声，常与喃喃之经声相答，马公闻之一表称赏。

及鼎革后，先生应聘为省文史馆员，并膺省政协委员，当与马公重晤，两相一倾积愫也。奈林早毁，无从觅迹耳。

朱镜宙先生

朱镜宙先生（1889—1985），字铎民，别署咏莪堂主人。父汇东公慷慨任侠，以讼破产，家道中落。致其十二岁以前，时而樵，时而稼，时而饭牛，年十三始就外傅。及长，气宇不凡，坚欲深造，毕业于浙江公立法政专门学校，时方入民国，先后佐笔《天钟报》《天声报》《民信报》《民报》，鼓吹革命，抨击时政，人所不敢言者，其能淋漓痛快出之，人为先生处境危，其坦然自若，胆识堪佩，时报人大为延誉，国学大师章氏太炎妻以三女穆君，遂使其声价大增矣！后先生任甘肃省财政厅次，痛民生多艰，免除茶烟苛杂，一废荒屯课重，民咸德之。继调长陕西财政，亲历西安事变，亦为和平呼号。抗战军兴，间关入蜀，十年天府，授与病俱。复被命为第八战区经济主任委员，因病力辞。

时适马公流转入蜀，初居洙泗巷，创设复性书院于嘉州乌尤寺，晦明风雨，讲授勿辍，恰朱氏亦避寇此处，瞻望风仪，赋呈五律一章：

去国八千里，相逢尽白头。艰难来蜀道，悲喜话杭州。洙泗闻遗绪，羹墙见远猷。传经秦火后，只手挽狂流。

公为巍然魁儒，海内属望太丘。况与朱氏同参，有如馨筌相应。兹搜得唱和佳什录后：

稽山镜水剑南思，同是嘉州避寇时。万里乡心云水远，八年天府鬓毛知。家承绛帐扶衰汉，居比乌尤接笑危。寄语浣花濠上叟，何时重定草堂诗？

注：盖公自署所居曰濠上草堂也。

——朱铎民《怀马一浮先生乌尤》
衡阳路断归期杳，欲向曹溪已恨迟。衡岳香炉何日去，青山白发到今疑。林间应觅蒲团地，江上空留桂树思。君问草堂诗定未，草堂唯有七哀诗。

——马一浮《答朱铎民见怀》
已向曹溪第一程，江湖如此苦难行。方知业力通三世，却笑尘劳负四生。眼底虫沙春意尽，梦回禅梵岭云横。万千珍重先生语，白发青山每自惊。

——朱铎民《奉读马一浮先生和章，语重心长，赋此答谢，并坚后约》
莫问山程与水程，象王行处绝狐行。尘劳本是如来种，诗力都从定慧生。

触目菩提无障碍，飞天罗刹任纵横。村沽尚可从君醉，倒岳倾湫总不惊。

——马一浮《答朱铎民，次来韵》

均下笔不滞，多道语禅语，卒登彼岸耶？

其慨世运多乖，群生危蹙，冀结胜缘，致弃家皈依虚云法师。虚云者，禅宗之龙象也，时方重兴南华寺，故马公有《送朱铎民如南华礼虚云长老》一诗，内有句云“唯有空中一片云，谁能系此长氤氲。君行若见南华老，请君问取虚云好。”自是汲取靡穷，当慨然有悟矣！

又公为朱之父汇东公撰并书墓志铭，由武进吴敬恒撰额，今尚立其墓前。及民国乙酉（1945）日寇肆虐，火毁朱氏庐舍，公赋长歌《慰朱铎民故宅灾》，作旷达语，视为金科玉律焉。

今附选两札，已编入马公全集。宏奖见公之大，薄利为世所钦也。节选于后：

辱书并劳奇楠鹿脯之贐，实非衰朽所宜服，然郑重之意，又不容却，愧谢愧谢！尊诗立时毕读，佳句满目。公自是隼才，不谬为石遗法乳。真不图于永嘉之日，复闻正始之音矣。

承寄存篋书及藏拓，已交书院善为保存，当由书院具复，并将目录送缴。凭仗山灵呵护，留俟异日取还。在保存期间，亦听书院学子借览，当不致有损丹铅。此亦仁者法施之益也。

1940年5月1日

月前快晤良慰。别后复劳坚致刻资，已由星贤、立民具答，并函书院董事会专函中谢。推君子之用心，实襄俗所难遵。拙野何足以言著述？会当留之以刻先儒遗书。浮即去，亦当告告后来者，不虚仁者之惠耳。属写先德墓文旧稿，今始率尔写成，无长纸，今写作四幅，若装卷，可接黏。并敬题《咏莪堂诗》，均别纸附去，至希示复。何时移自流井，亦望见及。草草顿颂禅悦不宣。

1941年9月9日

公后去台湾寄寓寺中，法名宽镜，弘扬佛法，成《咏莪堂佛学著述四种》，一再梓行，影响甚巨。于1985年殁化台中，享年九十有七，积闻百龄。